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

施方白

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唐志昌



施方白，生于1887年，化名施天权，江苏启东人。少年时代接受私塾教育，后求学上海，考入上海美术学校。

施方白才华横溢，诗文皆佳。他23岁时在上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25岁时远渡东洋，进入孙中山创办的“大森浩然军事学社”学习，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来，他秘密回沪，分管党务兼财务。辛亥革命时期，他曾任学生军司令，开展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后，施方白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华侨学校执教，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国内军阀混战，鼓励华侨爱国。因受殖民当局迫害，他于1921年回国，受聘上海文治大学新闻学教授，主编《江口报》。

1926年，施方白满怀激情，再次南下广东，参加北伐。期间，他因资助胡若愚等共产党人脱险，被挂上“跨党分子”罪名遭捕，幸得友人相救获释。1929年，政治家、革命家邓演达从德国秘密返沪，召开14省、市左派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邓演达邀施方白开展发起工作。施方白受命担任江苏干部会负责人，在南通、苏州等地开展工作，组织反蒋活动，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31年，邓演达被国民党枪杀，施方白继承邓演达遗志，在上海办起印刷社，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以孤身作战的胆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施方白为探求革命真理，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与同乡、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沈维岳两人，专程赴陕北访问。一到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交谈中，施方白就中国抗战前途、社会革命等9个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一一解答，对中国革命前途与未来作出精辟阐述，让施方白受到教育和启示。他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实地感受革命根据地建设，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施方白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将一幅亲笔题词和一张个人照片赠予他，并到门口亲自送行。

在延安聆听革命教导的施方白，从此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介绍许多进步青年，通过董必武的关系去了陕北，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施方白在帮助华东人民解放军采购药品和军用物资的过程中，因消息泄露遭国民党逮捕，被送上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审讯，在共产党极力营救下得以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施方白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委、农工民主党湖北、江苏省委主任委员等领导职务，为新中国政协工作继续发挥作用。1970年，施方白逝世。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前校长张述洲：

我在百年侨校任教那些年

本报记者 严瑜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日本侨胞张述洲是一位资深华文教育工作者。旅日33年间，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中文教育，在拥有120余年历史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默默耕耘。在他看来，中文教育不仅要教孩子们学说“中国话”，更要在一颗颗年幼的心中播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让他们记住自己的根，日后成长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中日友好的推动者。以下是他的讲述。

重视中文教育 做好“留根”工程

1983年，我大学毕业，成为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首届毕业生。1989年1月，我赴日本神户留学，从熟悉的音乐领域转入教育领域。

初到日本时，我孤身一人，靠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记忆最深的，是每当我看到日本NHK电视台的中文讲座时，听到片头播放的电影《白毛女》主题曲《北风吹》，总倍感亲切。那时，在神户，除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只在车站附近还开着一间中文教室，方便一些从事中日贸易的日本职员在下班后学习简单的中文日常会话。

在日本完成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我先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了一年。1995年，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招聘老师，辗转联系到我。我便荣幸地进入了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侨校。1899年5月，在梁启超的倡议下，神户华侨出力，倾囊相助，建起神户华侨同文学校。这就是今天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前身。其后100多年，学校历经合并、战乱、复校，发展成为如今在关西乃至日本颇具影响的一所全日制华文学校。

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更加坚定了我从事中文教育的选择。当时，我的孩子刚上保育所没多久。朋友说：“虽然你们夫妻二人在家都说中文，但我好奇，你们的孩子平常第一反应是说中文还是日语？”之后，有一次孩子不小心摔倒，我发现他第一句是用日语表示疼痛。我意识到，环境对孩子的语言使用习惯影响太大了。即便我们在家里营造了中文环境，但如果孩子没有机会在学校里进行系统的中文学习，那么使用中文的习惯依然会逐渐弱化。所以我们需要重视中文教育，这是一项重要的“留根”工程。

说来很巧，我和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还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出国之前，我曾受朋友所托，为一所学校设计并手工制作了一幅“朗诵演讲竞赛会”的会标。若干年后，我惊喜地发现，这所学校就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而我制作的会标也被学校使用至今。

引入中国元素 葆有文化特性

算起来，我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工作了整整27年。从一名普通教师，到2016年4月接任校长职务，



图为张述洲（左四）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民乐部指导老师及部分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我始终心怀一份强烈的使命感，希望通过中文教育，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根，在求学、就业和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都保有中华文化的特性。为此，我特别注重在课程中引入中华文化元素。

早年，我上美术课时，教学用品中有一种彩砂，老师会引导学生将其铺在有黏性的纸板上，呈现出不同的图案。至于具体做成什么图案，教材中只提示了小动物或美丽的风景等。我想到，中国的京剧脸谱不正是最好的教材吗？于是，我亲自设计制作了京剧脸谱的模板，指导学生制作“彩砂脸谱”，让孩子们认识了作为中国国粹之一的京剧。

此外，在日本，中小学校都开设一门技术家庭课，教学生有关电工、木工、料理、缝纫等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课程。当时，我担任这门课的教研组长。在制定技术家庭课的教学大纲时，我在中学二年级的课程内容中加入了学做中餐，并设计了详细的教程。从擀饺子皮，到做炸酱面，再到烧糖醋排骨，学生们学做中餐的兴趣特别浓厚。为了让学生们对中餐的了解不只是“蜻蜓点水”般停留于表面，我便在购买食材的环节就开始计分，鼓励学生们分组采购，找到并正确认识食材。许多学生会做中餐后，还在家给父母露了一手，让父母非常欣慰。

我担任校长之后，还从中国特聘参与国侨办教材编纂的专家，对学校里的教师进行培训，并通过教学改革充实了课程的趣味性和时代性，让学生们自发主动地爱上中文。

在我看来，中文教育不只是语言教育，中华文化也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除了设有与日本公立学校同步的课程以外，还设置了语文课和汉语课（即听说课），教学内容包括中国的地理、历史、民俗文化等。学校的文化活动中有舞狮部、民族舞蹈部和民乐部。这些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教育成果，经常在当地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中得到展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教学与交流，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加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日友好根在民间，中日未来望于少年》。虽然学校主要招收华侨华裔的孩子，但也有一定比例的日本孩子。我相信，在他们心中播撒的文化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开花。

继续发挥余热 推动中日友好

今年3月31日，我在担任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校长6年后，正式退休。尽管告别了讲台，但我和学校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受学校民乐部邀请，我每周都会返校两次，指导排练。同时，我将继续在多元的平台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日交流。

5月7日，一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二胡名曲音乐会在兵库县立艺术中心大音乐厅举行，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300多名二胡演奏家和爱好者汇聚一堂，其中包括我指导过13年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民乐部及我担任指挥的国际民族乐团。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是我编写的《大海·故乡》，乐曲是将中国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大海啊故乡》以及日本家喻户晓的名歌《故乡》巧妙融合而成的民乐合奏。

当天，在300多人的伴奏下，由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这首《大海·故乡》。合唱团中，超过95%的团员都是日本普通市民，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发音清晰的中日文合唱，伴着二胡和乐队的优美旋律，深情的歌声回荡在音乐大厅内，打动人心。我相信，音乐没有国界。通过文化艺术这一媒介，中日民众可以更好地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近期，我担任副理事长的NPO法人国际音乐协会正在筹备一个新的活动——将已举办20余届的中国音乐比赛“搬上”网络。其实，从1999年的第一届中国音乐比赛开始，我便在担任评委的同时，协助张乃理理事长致力于在神户乃至日本推广中国音乐。随着这项比赛的影响力日渐扩大，2006年我们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作，联手举办了首届中国音乐国际比赛。此后，中国音乐国际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成为在神户和杭州交替举办的国际赛事。

如今，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跨国交流增添了阻力，但我希望借助网络平台，延续这项普及中国音乐的比赛，也延续两国国民因为音乐结下的情谊。

今年底，我与胡士元会长并肩合作的西日本华文教育者协会创办的“中华杯·在华华侨华人青少年汉语演讲比赛”将进入第16年。十几年来，演讲比赛为众多华侨华人青少年学习中文提供了广阔平台，培育了一批批传承中日世代友好的文化使者。

尽管身份变了，但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我将尽己所能推广中文教育、传扬中华文化，为促进中日友好培养更多人才，营造更好氛围。

印尼归侨做“摆渡人”：

“只要需要我，就义不容辞”

林榕生

从今年3月福建出现新一轮本土疫情以来，60岁的印尼归侨温声强已协助接送境外输入人员100多人和密接及次密接人员1000多人。

“24小时待命，最忙的时候，从白天一直做到次日凌晨四五点才回家。”温声强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平常早上8点开始上班，基本都是到晚上12点才下班。

今年3月刚退休的温声强，原为福建省宁德市东湖塘华侨农场的职工。3月15日，他加入宁德东侨开发区防疫志愿者队伍，成了接送境外输入、高风险地区返宁人员和转运密接及次密接人员的一名“摆渡人”。

每天，温声强都奔波在路上，车上不能开空调，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穿就是十几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以及防疫需要，压缩饼干成了他主要的食物。原有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在高强度的长途跋涉下更是不时发作。止痛药成了他出行的必需品。

“和医生护士比起来，我们算轻松的了。”温声强说，自己在人员转运方面比较熟悉，一直都在做这事。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温声强就主动请缨，担起接送高风险地区回宁人员的任务，往返奔波于宁德和厦门、福州等地的集中隔离点。

“来回路程七八百公里，经常一天中有10个小时都是在车上度过的。”让温声强倍感欣慰的是，大家都积极配合，自觉去相应隔离点进行隔离。

高频率接触风险地区返宁人员，让温声强的家人担忧不已。他的妻子也曾埋怨：“你都退休的人了，还凑什么热闹，要是有个万一怎么办？”

“你不去做，我不去做，最后谁来做呢？在我们归侨危难的时候，是祖国接纳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我了，说什么我也得上。”这是温声强的回答。

“家人虽然担忧，但还是比较支持的，我也安慰家人，自己会做好科学防护。”温声强说，自己已经快一个月没回家了。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他把“家”搬到了办公室，一张床、一张办公桌，成了他临时的“家”。他说，住在办公室，可以随时执行任务，节约很多时间；生活用品不够时，他就电话联系家人送到办公场所门口。

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温声强也收获了不少感动。今年4月的一天，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他，身着防护服站在某小区门口。“伯伯，这是我爷爷种的，给您解渴！”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原来是一名小朋友给他送来了一个西瓜。“还有一次，我在转运一家隔离人员抵达酒店后，这家的孩子对我说‘爷爷，您辛苦了’，我很感动。”温声强难以忘怀防疫工作中的一个个瞬间。

这一份份感动，也让花甲之年的温声强更有动力坚守“疫”线。“只要需要我，我就会像战士一样随时准备出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据中新社电）



非遗进校园

侨乡新貌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界川小学，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汾口草龙”特色舞蹈，感受非遗魅力。谢航凯摄（人民视觉）